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002 12 JAN 1952

T5350 /4422/1

7

11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一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

卷首之一

宋邵武李綱伯紀傳

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

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

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

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

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

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

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

哈佛大學哈佛東亞圖書館藏

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亾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是徽宗內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以

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叅謀官金將幹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

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詭與爲衛且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稅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不

措一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  
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  
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  
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  
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  
不能奪求去上慰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  
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  
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  
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  
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

豹自投樞筓中當以計取之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  
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  
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  
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欲生擒幹商  
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  
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却  
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  
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  
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  
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

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  
金人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  
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  
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  
命踊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  
無不扼擊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  
上皇帝還京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  
且召吳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  
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  
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

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  
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每得詰  
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慰安皇帝之心勿  
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  
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  
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  
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  
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曰臣適  
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  
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

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  
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  
上手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  
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  
憂與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  
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  
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  
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  
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寢不可長語綱奏  
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

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紳

師中

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

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

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

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

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此

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

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

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兵僅萬

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

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  
權今以臣爲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趣召數四曰  
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管范  
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  
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旣  
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  
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  
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  
陵復上奏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  
本以圖中興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河北

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  
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  
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  
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  
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陳其弊時  
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  
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卽上奏丐  
罷乃命神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  
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辭未幾以專主



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覲以沮其來上趣綱見于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奏

曰臣愚憊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因力辭帝爲罷顏岐與祠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黜爲知州綱猶力辭上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

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  
昌甚力上顧呂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  
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  
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  
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  
升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  
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  
其請有旨兼克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  
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  
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

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  
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  
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  
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  
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  
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  
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朝廷永無北

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  
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  
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  
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  
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  
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  
綱立軍法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  
買馬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  
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  
者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一日上與

論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  
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  
石程書無益也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  
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  
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  
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  
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  
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詔墨未乾  
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  
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

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  
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  
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傳亮臣  
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  
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  
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  
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  
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  
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嘆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

論僭逆附僞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  
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  
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  
職居鄂州綱爲相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  
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  
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原盜賊蠡起矣建炎三年帝  
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  
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  
至盜平上言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  
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

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退師詔問羣臣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

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彊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

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  
立官府翔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  
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心未嘗一日  
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  
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  
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  
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  
迄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也  
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  
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

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  
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  
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  
進禦其効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  
高馬肥不再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  
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晉創業中興之主必躬  
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  
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  
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  
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  
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二十  
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  
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  
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  
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  
可乎二說旣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爲  
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

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  
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  
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  
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  
陳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  
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凡  
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  
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  
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  
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酈瓊事引咎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已罷聞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人情動搖士氣銷縮我邊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聞王倫使北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



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  
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  
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  
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  
滿被畀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陛下以一人譽  
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  
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  
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允其請十  
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計開上軫悼厚賻其家贈少師  
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

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不久而其忠  
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爲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  
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  
主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爲害也蓋當時排  
和議以禦敵復讎爲已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  
以悅虜而紓患斯唐李江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  
二君並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  
說厥後宣撫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諺所謂狐狸而

狐搢之豈足與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  
爲白于朝非忠誠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  
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  
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耶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二

行狀上

宋丞相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贈  
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

曾祖僧護贈少保

祖賡贈太保

父夔任中大夫克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追封衛國

公母吳氏韓國夫人

公諱綱字伯紀邵武軍邵武縣八龍鄉慶親里人也  
其先系出有唐有以宗室爲建州刺史卒官因家焉

國朝太平興國四年析建州置邵武軍故今爲邵武人曾大父大父隱德不仕行義爲鄉間所宗先衛公以進士起家爲時名卿妣韓國夫人處州龍泉人賢業懿範中外所仰事具龜山楊先生所撰墓誌銘公形神俱清器識絕人自幼有大志舉動必於規矩法度見者知其必將名世年十四從先衛公官延安時夏人入寇圍城甚急舊法邊城被圍乘城者以日計功僚屬子弟皆登城冀賞公蹶不從然時時騎遶城上示無所畏寇退朝廷以言者謂濫賞報罷衆以是媿公將冠丁韓國夫人憂廬毗陵錫山塋次凡三年

哀感閭里旣冠補國子監生第一方先衛公之入上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每試必上列聲稱籍甚舉進士未第以先衛公遇郊祀恩補假將仕郎附試貢士復首送屬聞莽親之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不的勉試春官以慰親望公不可調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政和二年上舍及第臚傳之日徽廟顧問再三特旨升甲改合入官授承務郎充相州州學教授以親庭遠易鎮江四年召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五年謁告迎先衛公于雲川有旨除先衛公提舉醴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道除

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既入臺嘗因職事進對先衛公亦以是日朝見徽廟顧公曰卿父子同日造朝縉紳榮事未幾以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官從官入朝以笏擊其下凡三事忤權貴罷言職公之在臺纔一月耳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六年轉承事郎七年差克禮部貢院參詳官八年四月復召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月除起居郎十二月差兼國史編修官宣和元年同知貢舉六月京師大水徽廟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至而在位者乃寂不聞有發憤納忠之人公歎異之懷不自已奏疏論列謂

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傳旨閣門令公先退更不侍立公因奏便宜六事且上章待罪有旨所論不當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繼以待罪章上有旨更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先是父友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瓘識公于幼時每謂人曰李公有子了齋旣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欲求天下奇士以此道付之方是時人皆以公爲鳳鳴朝陽了齋聞之與先衛公書曰伯紀所言天下

亦有非之者乎天下莫有非之者則其言也時矣使  
不當其可天下豈有不非之者乎積誨有自可以百  
拜爲壽公旣來沙陽日所居僧舍曰寓軒職事之餘  
閱藏教於其間時了齋以書至且爲公引狄梁公李  
文靖王文正前言往行繼之以言曰嶷嶷梁公疇克  
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願公繼踵乎筌  
筏之外時故右文殿修撰羅公疇方家居嘗與了齋  
書道公從遊之適了齋報書曰吾儕老矣寓軒之人  
嘗發妙旨於筌筏舉世傾耳以需其再鼓今乃欲韜  
絃袖手以適吾儕羸歎之社若許其來而不拒則是

私乎適已而以天下爲非已事也其爲一時名德推  
與愛重如此其後公兩在廟堂所爲所守天下想聞  
風采蓋不負了齋所期矣二年六月復承事郎十月  
復本等差遣三年轉宣教郎公歸膝下五月先衛公  
感疾不起公哀慕不自勝八月合塋先衛公於韓國  
夫人之塋了齋方謫居山陽以文致祭其末云孟仲  
叔季咸遵誨飭論水者誰其動也力不苟不訐訛曰  
不然誰其爲之嚴父之賢識者謂了齋所許與父子  
之間不遺餘力矣喪旣除七年三月除太常少卿六  
月到闕是冬金人敗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

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歲暮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先是詔求直言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公上封事大略謂當今禦戎急務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誠爲知言所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又陳捍敵十策時建牧之命旣下公素與故相吳公敏厚善敏時爲給事中公夜過其家

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當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還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徇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

宗社寧長聖壽無疆徽廟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官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徽廟感悟歎息敏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別對實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各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禦仍刺

臂血書之其日徽廟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二十四日孝慈淵聖皇帝卽位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皇帝者公在奉常條具以聞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大略謂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托之意二十八日召對延和殿淵聖迎謂公曰卿頃論水災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

南飛之句公敘謝訖因奏曰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內禪勢必退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二也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三也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旣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啟示和好不較貨財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當量力以與之欲求割地五也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

無後艱淵聖嘉納二十九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充行營司參謀官蓋幹離不之兵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皇帝東幸宮闈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徃徃潛遁四日公侍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公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庭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公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卽具奏得旨引對公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



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淵聖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淵聖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然公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齟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淵聖曰誰可將者公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

聲曰李某莫能將兵出戰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淵聖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淵聖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公致謝且敘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宰執猶以去計勸淵聖有旨命公爲東京留守公爲淵聖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

臣等留守何補於事淵聖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淵聖色變降榻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公泣拜俯伏淵聖前以歿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淵聖意稍定卽取帑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公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得稍有疎虞公皇恐再拜受命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夜淵聖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公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

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公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公因拉殿帥王宗濬等入見曰陛下晡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有中道散歸陛下詭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淵聖感悟始命輟行公謂宰執曰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淵聖御樓

以見將士淵聖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  
樓前起居復降步輦勞問將士公與吳敏撰數十語  
敎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  
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  
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公爲親征行營使  
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  
人而保甲居民廩軍之屬不預焉凡防守之具無不  
畢備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  
千人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

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  
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  
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  
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夕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  
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翌日賊攻  
酸棗封丘門公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禁衛班直善  
射者千人以從傳旨如所乞賊渡壕以雲梯攻城公  
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公登城督戡激厲將  
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櫛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  
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

棧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淵聖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有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及公悉心捍禦朕皆知之之語特給內庫酒銀絹等以旌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堅欲入城公傳令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淵聖御崇政殿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

所以和者公因請行淵聖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梳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公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淵聖曰卿性剛不可以往公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恐李梳等柔懦而悞國事也因爲淵聖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淵聖頗以爲然李梳是日至軍中果辱命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金人出事目一紙付梳等達朝廷梳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嬖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梳至自軍前

宰執同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絲一百萬匹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大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且道其語甚狂厲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公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灤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

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帛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于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淵聖爲羣議所惑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公言者公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淵聖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公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

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廻尚與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公無如之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公獨不謝於是王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

軍民金銀揭長榜於通衢立限輸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都城大擾限旣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公奏淵聖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許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又變不可不慮淵聖曰卿可往收榜歸行營司移牒王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公爲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至十七八日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

獲奠居矣二十日种師道姚平仲以涇源秦鳳兵至  
公奏淵聖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  
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而宰執間  
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  
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  
撫司都統制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竝隸宣撫司又  
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  
右中軍而已淵聖屢中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旣分  
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徃徃不復關  
報公私憂之自議和誓書旣行之後金人益肆須索

無所忌憚及勤王之師旣集西兵將帥日至淵聖意  
方壯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墳墓殯  
殮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意公贊淵聖曰易於謙  
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  
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  
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  
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使金  
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  
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

公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公奏淵聖曰金人之兵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淵聖意

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淵聖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雖種師道宿城中弗知也公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淵聖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卽以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公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



以軍令不得已力疾分命諸將解范瓊王斯古等圍  
斬獲甚衆復犯中軍公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  
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折  
千餘人旣不得所欲卽恐懼遁去宰執臺諫闕然謂  
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皆爲金人所殲無  
復存者淵聖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亦  
謂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  
於淵聖前語使人曰用兵乃李綱與姚平仲結約非  
朝廷意僉議欲縛公以予之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  
公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總兵蔡懋計會

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  
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淵聖賜  
親筆慰勞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公感泣謝恩  
方欲丐歸田廬而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  
上書明公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  
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昇登聞鼓  
於東華門擊破之軍民必欲見公及師道乃去於是  
淵聖遣中使召公及師道入對公開命惶懼固辭不  
敢行而宣召絡繹不得已入見淵聖於福寧殿閣子  
中公泣拜請死淵聖亦泣有旨復公尚書右丞充京

城四壁守禦使公固辭淵聖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公稟聖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淵聖命公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所留三鎮詔書公既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是夕公宿于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孺令將士金人近城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公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之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賊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

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初十日遂退師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公奏淵聖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更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公固請之淵聖以公言爲然可其議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則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媼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除公知樞密院事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七

日澤州奏黏罕旣破忻代圍太原陷威勝軍入南北  
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  
宰執咎公盡遣城下兵以追幹离不之師將無以支  
吾公曰幹离不之師旣退自當遣兵護送黏罕之師  
雖來聞旣和亦當自退决無他虞而執政中有密啓  
淵聖者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离不之師  
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  
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卽還公聞之于淵聖  
前力争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  
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

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  
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黏罕之  
兵聞已和果退如公言乃命种師道爲河東河北宣  
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統兵以援太原种  
師中爲制置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先是公乞  
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朝廷僉議以租賦歸之求保  
祖宗之地故也三月詔以道君廻鑿命門下侍郎趙  
野爲奉迎使初恭謙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  
通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  
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

道君還次南都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淵聖憂之每有御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公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虞淵聖初不許公力請之乃聽卽令齎御書逢道君行宮抵南都道君御幄殿公升殿奏事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

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公因出劄子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州西都以慰天下之望道君慰勞再三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公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公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于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

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公具以實對道君復曰賊旣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復論此公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旣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遁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受圍恐金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公奏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二十餘事公逐一解釋復奏曰皇帝小心仁孝惟恐一有不當道君太上皇

帝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爲尊長者正當以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公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公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

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  
勤已降旨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逢此意慰安皇帝因  
袖中出書付公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  
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  
萬世公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卽行先具劄子以所得  
道君聖語奏知淵聖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  
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進呈道君  
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二十七日  
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  
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

搜索然後車駕進見公謂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南仲  
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公曰古人雖  
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  
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  
南仲紛紛不已公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  
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於堯舜疑  
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  
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  
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旣退再召對  
睿思殿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

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公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約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公因再拜辭上而出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道君皇帝以三日入國門公扈從朝于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

事并繳進劄子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党與誠果有之臣首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若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有曰廼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復令徐處

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  
正賴卿協濟艱難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  
懇惻公不得已就職虜騎出境公具奏乞用富弼守  
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又乞修邊備防秋仍用  
李邈措置塘灤水匱等事批荅依奏又具劄子乞措  
置三鎮及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於  
是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以太原真  
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又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  
道如諸鎮之制其二謂河北河東保甲宜專遣使團  
結訓練令各置噐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

以償其直其三謂復祖宗監牧之制其四謂河北塘  
灤不復開濬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可益增廣宜  
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皆當  
築城民有所恃而安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  
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其七謂宜復  
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  
其八願復祖宗解鹽舊制淵聖俾宰執同議而其間  
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旣退道君  
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置  
而不問公切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同



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淵聖前謂今秋敵必再至宜豫  
詔天下起兵防秋爲捍禦之計條具將上得旨頒行  
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湏如此者公又乞降  
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  
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淵  
聖從之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大中大夫吳敏建議欲  
置詳議司簡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  
第施行之詔以公爲提舉官命旣行爲南仲沮止公  
奏淵聖曰陛下卽大位於國家艱危之時宜一新政  
事朝廷玩愒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

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  
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淵聖以爲然委公條具以聞  
公條上三十餘事淵聖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  
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  
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  
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公聞  
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有密白淵聖以公得都城  
軍民之心者欲以此離散之公始憂懼不知死所矣  
方欲丐罷五月初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  
狀奏知淵聖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

浸不可長之語公惶懼於淵聖前明辨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告勅宣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卽以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聖溫顏慰諭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公待罪丐章二十餘上皆批答不允遣使宣押歸府公翌日見淵聖曰人主之用人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

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聖意何在淵聖安慰久之公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歿於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公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黏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堅壁固守黏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鑊城法以困太原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

之欲賞射者吏告不足而罷士皆憤怒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淵聖納議者之說決意用公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論所以欲遣行者公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淵聖不許卽命尚書省出勅令而受公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教今拜大將如召小兒可乎淵聖乃許別日受公退卽移疾乞致仕力陳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

並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諫相繼上言公不當去朝廷淵聖皆謂爲大臣遊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公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公感其言起受命淵聖錄裴度傳以賜公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魯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且言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

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  
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  
淵聖優詔寵荅宣撫司得兵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  
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宣撫  
副使劉韜又以解潛爲置制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  
爲河東幹當公事以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使見兵  
實有萬二千人所得銀絹纔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  
二日啓行而庶事未辨集乞量展行期淵聖批曰遷  
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  
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師

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  
罷樞筦之任乞骸骨淵聖趣入數四公入見具道所  
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  
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淵聖驚曰卿  
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公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  
管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  
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  
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旣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  
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  
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

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公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關公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予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

陵寢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譎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根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公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收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

趕奪嬖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  
亾捕獲皆斬以故軍律嚴肅無敢犯者公嘗謂步不  
勝騎騎不勝車于是造車千餘輛日肄習之俟防秋  
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  
罷減之公上疏力争大略謂今河北賊馬出沒並邊  
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  
勢甚危秋高馬肥決瀕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  
臣輒不自揆措畫降詔團結防秋之兵不過十萬人  
使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臣被  
旨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團

結之兵罷去大半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  
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神二  
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軀不知何  
以必其兵之不多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  
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  
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若謂不瀕動天  
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  
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爲此擾擾也未報  
間再具奏曰近降旨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  
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

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淵聖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幹當公事都統制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公奏淵聖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旨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公極爲淵聖論節制不專之敝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

矣初賊騎旣出境卽遣王雲曹矇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至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和議之使紛然於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公竊歎曰事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議出公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公亦不能留

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公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罷決誤國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淵聖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公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公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九月初交割宣撫司職事與折彥質公行至封丘縣除觀文殿學士知楊州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使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

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旣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材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旣而言者果謂公專主戰議喪師費財於是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公上疏辨論還有後言再謫寧江





